

在无限的苍茫中生活

一些尘埃
在时光的表面逍遥自在
一些具体的事物
享受没有方向的阳光
满地是跳动的金

这些年的时间特别珍贵
说不清楚的酸涩
时常缠绵,日子薄如蝉翼
时光分分秒秒
过去现在手心里的光
同样的速度
时间不停错位

不在乎奇异的发现
那些年我们魂不守舍
把经营生活的理念写给遥远
那些年
干枯的风儿把时间托起
事到如今
广袤的天地盛不下我们
内心的苍茫

在山坡上数羊

这是恬静的温柔
在长满阳光的山坡上
悠闲的岁月惬意又温馨
眼前三三两两走过的
公羊 母羊和小羊羔
还有个别是长了硕大羊角的种公羊
部分是白色的,部分是黑白相间的
这时候我有意识地把这些
生活在草地上的精灵们
搅和在时间深处
然后分门别类

一望无际的草原上
羊背上沾满了月光的白
星星的影子洒落一地
我能做到的事情依然是数羊
从一只羊开始一直数到眼花缭乱
季节交替着山坡上的光阴
羊群缓缓走出视野的刹那

那些年,在青海湖西岸

孔占伟

天就一下子黑了

日子就这样被日月吮吸了
羊群走过的每一座山冈
在我的世界里有枯有荣
羊同草一样枯黄了
剩余的依然在吃草或者繁衍
数羊的情景在山坡上浩浩荡荡
灵魂被清风一次次吹拂
如果眼前经常会见到它们的
活蹦乱跳
我将栖居在彩云移动的山坡上

恰卜恰此时在下雪

昨夜,梦中失散的朋友
你的背影高过了此刻的雪

这是新年伊始的某一天
大地的脊梁被雪又垫高了一节
此时恰卜恰不停地下雪
为了回忆那一场梦
我一边哼唱儿歌
一边静静瞩目满天飘洒的精灵
窗外挺立的云杉
也高过了雪,像是对无雪的冬天
宣誓,纵横交错的马路上
行人匆匆走过,一幅油画徐徐展开
一辆小汽车开始打滑
引擎的声音也高过了雪
恹恹的车尾
滑向这幅美图的边缘
天地苍茫,我的构图瞬间消失
雪地里又闪过一些背影
那年堆雪人打雪仗的情景
纵然叠加成梦境
流落在此时的大雪之外

孤独的时候我们去青海

孤独的时候我们去青海
那里
最能盛得下
地球上所有的歌声和舞蹈
那些委曲求全的昏暗
全部朝广阔打开

孤独的时候我们去青海

天空在天空之上
那些被蓝色的梦幻浸染的湖泊
像爱情似乡愁
把天下的自在统统铺展

孤独的时候我们去青海

思念是多余的
与浪漫比宽广
与雪原叙情义
那里的节气行动迟缓
它将一点一点推动雪山的美
直至雪莲花成片盛开

孤独的时候我们去青海

去看千里万里的寥廓!

落了雪的清晨静悄悄

黎明怎么从子夜开始的
满世界的白
把纯洁的匣子统统打开
那些没有瑕疵的习惯渐渐飘扬
把房前屋后的梦境描摹

雪不应该流浪
落到地上,它就渴望成长
归宿是流动的水

是融入大地深处的酣畅
节奏变换
大雪的亮光掀开了夜晚的黑
夜色沉寂
是谁吸纳了雪花的轻颯
我的世界牵挂着莫名的忧伤
那个漫长又坚韧的欲望
沿着雪线的方向开始穿越

大雪落在没有预兆的清晨
雪地里是燃烧了时间的灰烬
从火焰中冒出的隐秘
守候洁白
面对茫茫雪原的抚慰
只有在沉默中保持沉默

那些年,在青海湖西岸

一片又一片阳光,纹理清晰
空间之内一切透明
柔软的目光洞穿遥远,想起麦子
那些块状的田地
在荒原上嬗变人间烟火

时间之外
在寂静发疼的夜色里
青海湖西岸
一个半导体收音机
把草场围栏以外的事情
简短地搅过来

格桑花舔舐着湖畔
牧人腰间的刀,切割四季
统帅时间珍贵的迷茫
往西不远处,阳光遗漏在沙漠中
多情的胡杨,用三千年的壁垒
召唤日月缝隙的沧桑,孤独不朽

如果没有风,或者尘埃
我就是宽广里的一场大雪
一个主宰石头、关注色彩的石头
那时候的草原,低头吃草的马
成为唯一的风景图

温存的夏天匆忙
用仅有的一辆双排汽车
拉运所谓惆怅,车上装着憧憬
有个质朴的人,姓赵
现在他老了,依然还在那个宽广里
找寻开阔

那个夜晚,我梦见大海

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
屋门紧闭,暖气自作主张
内心不再夸张,夏天的阳光远走他乡

很多时候
我在雪线以下写诗
把那些晶莹的事情也描述成雪的
模样
长此以往,大海会呈现在眼前
有情调的水,偶尔也能露出礁石

在大海的那一边,还是大海
夜深了,我见到过的海
飘渺空虚
谁在雪山下放牧心情
高远的海,美酒的味道更浓

梦其实很薄,像浅蓝色的海礁
垒起的沙子焦虑不安
幻觉,雪山和冰川
一律在啃食相互的肌体

水土坎布拉

锦梅

我们来得正是时候。
坎布拉小镇,昨夜刚刚下过
一场秋雨,路上还有些泥泞。久
违的泥泞,使小镇处处充斥着泥
土气息,迎面而来的晨曦中,刚
好有辆农用车过去,敞开的车厢
里装了一群孩子,滚了一身的泥
土,红红的脸蛋,五颜六色的衣
帽,让本来陌生的小镇,平添了
一些生动和亲切。

除了久违的空气,村庄,来
来往往的人,让人感到熟悉外,
上天也好像有意照顾,用清新的
空气为我们接风。

不管怎样,我先抢了一个靠
窗的位子。

当两道彩虹悬挂于车窗外的
深涧上空时,一团稠密的水汽,
层层向车内扑来,撒了一头雾
水。有人惊呼起来,我赶紧关了
车窗,窗外一片迷蒙。

从山脚泥泞的红土开始蜿蜒
车子缓缓上坡之际,突如其来
的白雾,流瀑般撞来。虽然早
知是峡区大坝所致,人还是被
惊到了。坎布拉像她奇特的名
字,分明是出其不意而攻其不
备嘛!

比起上次的洪荒,无论是坎
布拉还是人早已成熟了。沿途
的景致告诉我,景区开发一点也
没有伤害到生态的原汁原味,我
喜欢这样的成熟。只有舒朗的心
情才能贴近爱美的脉搏呢!害怕
审美疲劳,本来也没做任何功课,

我只有悉心听广播了。那些说
辞,好像猜透了游人的心思,只
做简明的引导:自然,流畅,又
凝练。像远山的层次,分明可
析。没有碑文的冗繁,少了广告
词过火的虚浮。

我有些说不好内心的欢欣!移
步换景的结果是,只有频频举
手机拍录。
但我的眼睛记住了这些:水的
碧绿,土的浑厚,山丹霞貌,天
的宗教蓝。加上白云缭绕,再
美不过的景。

那些山根习以为常的红土,行
至山腰就成了气候,将一峡库
丰沛的碧水围了一卷,起起伏
伏,层层叠叠,像一只盛了绿
玉的丹盆,让我想起柳湾彩盆,
和那些拉手起舞的彩绘舞蹈来。

一个天然安放在高天厚土自
然的怀里,一个凝聚了先祖劳动
的结晶和智慧。一样的丹山地
貌和黄河一衣带水的结果?河
湟谷底的千年雨水,冲刷、润
泽和见证过的自然神奇吧!

青海高地,凡是黄河流经的峡
谷,两岸丹山绵延不绝,坎布拉
因为还有褐色丹霞,加之碧水
相依,而一枝独放生动于高原,
成为地貌铁粉们趋之若鹜的
奇葩。

远远望去,旺盛的水资源,使
丹山环绕的这个聚宝盆上空,
总是氤氲着一团团白雾,或
缭绕,或凝聚。红绿白蓝四
色,层次分明,忽如小孩的涂
鸦,清晰明了,忽又一阵肆意
的泼墨,蒙上层层迷雾,迷
梦绮罗。

到了后弘圣地拉毛岗,坎布拉
神话和人文交织的地方,隔水
相望的山峦豁然开朗起来,丹
霞地貌撑破绿色植被的缕衣,
露出了她绯红的笑靥。

车子追了远处的山峦,村落,
开始在森林里穿梭。飒飒秋风
里,一架一架的五花山,一路
随蓝天云朵缭绕。一岭一岭
茂盛的云杉、山杨、桦树、
榆槐,斑斓多姿。山里正是
最美的时候呢!拉德,尔吾昂,
这些藏在一弯一弯远景里的
自然村落,头戴云朵,和山水
草木相依,恍惚如梦境,走近
又远离了。

我们摸到了德洪村的边缘。门
前有田野、树木,有低头觅食
的牛羊。若不是看见每家每户
的门楣上,随风飘扬着旗帜一
样的经幡,和院落里高高伫立
的拉则,我以为这些藏在深山
林地的藏族村寨,和我们东部
农业区的没什么两样。服务
区的凉亭下,聚集一群五颜六
色的妇女,一边喝水歇息,一
边聊天做着针线。

蓝天里有他们的信仰,云朵里
寄托着他们的安详。毫发未
损的林地和完整的土地,是他
们信仰的家。我希望,他们永
远地守着这份安然而不被打
扰,又自责自己,因为一己之
欢,置他们于山外那个和现实
毫不相干的沸腾世界不顾。

是眼前的“擎天一柱”暂时
拨开的迷雾。刚才在拉毛岗
远眺,看到的这些千姿百态
的山,构成了一个土林的王国。
武有拔地而起雄壮的擎天柱,
凌空吼叫的雄狮,端坐的猿
猴;文有如椽的笔架,如佛的手
印;秀如雨后的春笋,秀美的
五指。正对了如蜂巢般啄空
了的一面巨大的墙面,一座山
自然地剖面。看过来的山

水和密林,这里是坎布拉最富
灵思的一章。自然的鬼斧神工,
真不愧那个神来之笔的命名:
“阴壁阳山”,简直是上天关
于亚当夏娃人类的明喻!

下山去码头的路,要穿过一片
树林,这于我是最赏心悦目的
事情。我的双脚,已经好久没
有得到过树林松软的犒劳。

绚烂的桦树,风姿绰约的青
杨,婀娜静美的落叶,苍翠挺
拔的油松。像人一样,经受不
同的风雨,有的凋零零成光杆
司令,有的还风华茂盛,这就
有了值得玩味的乐趣。我们一
步一步悉心丈量树林深度的
时候,妹妹说,风雨浸透的落
叶,像一枚枚古旧的钱币呢,
在脚下噌噌作响,像踩着地毯
吗?落叶是自然对脚步最好的
奖赏。

空气中透着湿润的薄凉,一股
浓郁的草木气息扑鼻而来,那
是腐叶散发出来的久违的清
香!我欢天喜地地,想极力舒
展身心,打开身体所有的毛孔,
尽情呼吸这湿润的空气,这薄
凉的气息。
真想做一棵这里的树呢!远离
喧嚣,聒噪,烦冗。专心地发
芽抽枝,专心地灿烂或静谧。和
这无边的秋色,一起点燃坎
布拉遗留在人间的火焰。

相逢在德令哈

李晓燕

有一份情
让你我常常彼此牵挂
有一份爱
使我们聚在一起
西海见证这份纯真友情
祈盼时光放慢脚步

夜幕下
巴音河畔灯光闪烁迷离
一座城
因一个人而令人向往
巴音河静静流过海子来过的
地方
我在空旷的大街上徜徉

望着德令哈美丽的夜空
静静地回想着忧伤的诗句
千年不变的星空
依旧闪烁着
快乐时光
在记忆深处悄悄安放

有一些地方,去了还想再去
有一些人,一生都不想忘记
感谢相遇相知相伴
美好的记忆
如春光般温暖

